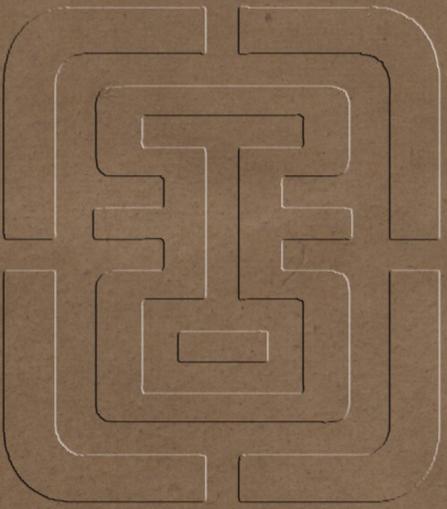




2007



皇朝文鑑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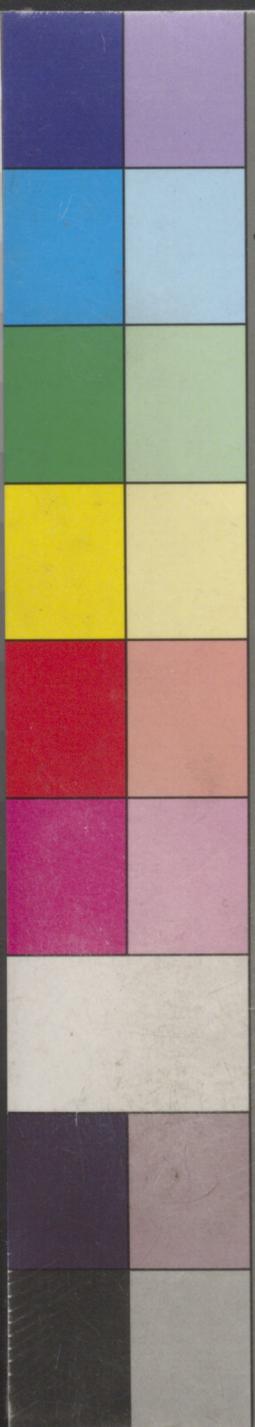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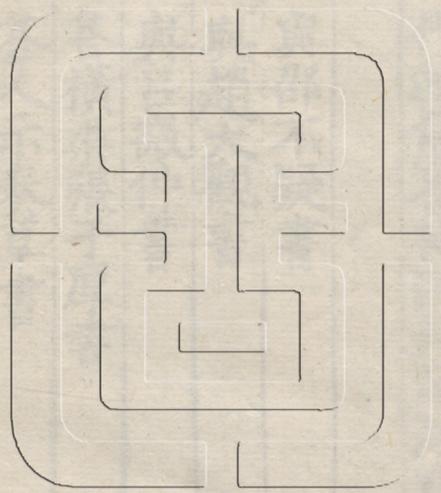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與邵不疑書

王王  
令令

與趙大觀書

張張  
載載

與呂微仲書

張張  
載載

答橫渠張子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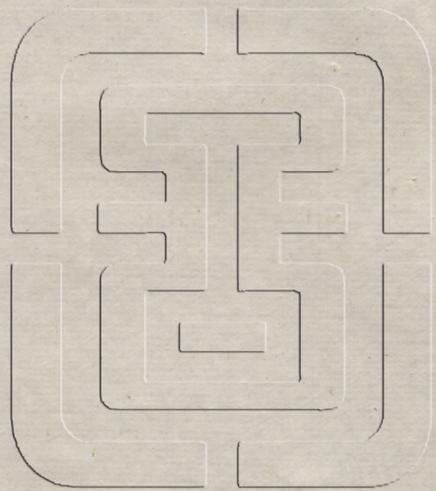
程程  
顯顯

答人示奏草書

程程  
顯顯

答朱長文書

程程  
顯顯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來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

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乂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去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竊吾聖

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雖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進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

浮圖以夷則孔子不得斥和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知物急先務也以堯

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  
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

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  
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  
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治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  
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  
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  
爲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  
鏽之謂爲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爲器者是自然爾  
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  
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  
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人玩其說者常

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意  
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  
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且  
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爲我異愈肯自爲之邪雖然  
子厚猶謂愈爲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爲釋氏者竟  
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  
玉信何如也

與邵不疑書

王 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  
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

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往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潔宇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

人久矣嘗聞閤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令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閤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閤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人方思得其所無而閤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閤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閤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

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之而今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脩慝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說鄙謬竊嘗

病孔孟旣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它爲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淑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平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  
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  
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  
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  
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  
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  
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  
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  
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亦察庶物  
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  
以防其僞卞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  
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  
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  
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  
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冀闡諭傾俟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

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  
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

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  
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  
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  
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及天地之常以  
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  
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馬苟規規於外  
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  
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

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  
以有爲爲應迹一件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  
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  
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罪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  
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哀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

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  
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  
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  
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  
之

荅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  
欽服欽服子第言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

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  
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  
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  
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  
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  
時得立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  
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  
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  
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  
取惟公裁之

荅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  
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  
見荅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  
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  
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  
世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且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  
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  
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  
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

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  
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  
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  
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  
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  
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  
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靡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  
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  
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

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第所見也可考而知矣  
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  
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  
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  
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  
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  
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  
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去上能探古先之陳迹  
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

平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  
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  
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  
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臨紙遽書一下有不復  
思繹四字故言無次序一下有  
多注改勿評  
五字  
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  
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驂而弔其亦苟也希於

其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辭  
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  
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 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  
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  
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  
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  
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  
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

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  
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  
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  
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  
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  
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  
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  
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  
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  
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

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復待命惟閣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

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

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贅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臯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

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

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

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師道間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旣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

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  
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  
束如獸之穿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  
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  
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  
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  
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  
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  
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  
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

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  
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  
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  
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  
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纔  
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  
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  
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  
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得罷蓋先已之乎若謂可以  
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

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  
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  
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  
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  
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  
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  
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  
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  
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  
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劾

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去得宥州也則四  
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他才可  
種蕎麥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  
爾銀州州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莧與鹹杖以此  
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徒  
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平內則空此以實彼  
舍易而即難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  
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  
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  
雖最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

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道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范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

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

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文鑑卷十九

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書

上蘇公書

與石司理書

與張江東論事書

上張虞部書

與王觀復書

荅李推官書

與陳瑩中書

荅李景夏書

陳師道

張舜民

吳孝宗

豐稷

黃庭堅

張耒

陳師錫

鮑欽止

謝祭酒司業書

周

行已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

詠之

上蘇公書

陳

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承經著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  
惟方託庇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  
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  
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  
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  
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  
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

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常耳  
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  
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  
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  
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  
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  
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  
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  
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

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盖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弟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閤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

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楊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情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

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春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

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况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竊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苦形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

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剡心  
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  
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泣悲憤而  
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讎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  
以報之方日用隕穫反覆于心無可柰何尚有一  
話可以為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為童子  
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  
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  
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于人者為不少  
也求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

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為何語也  
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  
公司馬溫公王荊公為學者所共趨之每聽諸公  
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  
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  
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  
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  
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  
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  
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

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禍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講說亦必自任更能或問之乃曰我與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

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為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 幸亡以蒼陋為忽非惟左右之為告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 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躬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

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躬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閤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閤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閤下以詭隨取笑為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

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閤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

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不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

設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斤一失之口必也甲既唱之已從而和馬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

始見信而

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僕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

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耶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

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仰止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美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 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

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當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

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蕭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荅李推官書

張

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

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來為知文謬為恭敬  
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  
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辱而不敢隱其所知於  
左右也足下之人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  
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  
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  
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  
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  
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  
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

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  
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  
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開百出  
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  
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  
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  
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  
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  
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  
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

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

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所惠荅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

日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  
鑒然其言數齟齬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  
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  
聞奉浼僮以為然當有裨助所謂尊私史而壓宗  
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進日錄以為  
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再而不知其為誣偽  
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者不知其為詆  
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葉  
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  
卞焚他書以給公公歿卞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

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  
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  
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  
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  
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  
尹侔侔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覓官  
析字談經務求合于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于立  
朝行已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  
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  
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

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為君明此北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為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

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而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積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

可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於

祖宗時如何廉恥

之廢立於

祖宗時如

何人才之美惡於

祖

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

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盡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之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其所不足解經奧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錄根本

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  
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  
行遣決無輕怒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  
人附此書幸為祕之勿重其罪也

荅李景夏書

鮑

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月到家未弛  
擔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  
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  
到官亦已暮年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  
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某

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  
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  
可期終身小官亦  
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媿耶錄

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  
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  
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號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  
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  
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久必怠  
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  
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

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  
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而古人所大懼  
師文磊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且與市井  
小人商榷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  
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  
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譽皆過其實謹避  
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絕  
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  
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陰為勢利尚多此族  
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

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脩之高  
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  
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已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  
使分為之未嘗總總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  
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  
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  
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

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榮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

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為天下者為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己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

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  
謂古之善擴充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國  
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  
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已嘗  
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  
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越去  
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  
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  
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  
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  
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  
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

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  
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源本者蓋及乎此矣  
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  
存乎時所以致此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  
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  
者雖工必拙斲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  
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福愈久而愈傳周

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十世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粲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季世

賢者也德裕以謩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為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所以復於人屈折於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邇天下歌之仰其惠故蒙讒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

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  
利於今不思所以害於後快於我不顧將以復於  
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  
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不勝載  
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  
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論爭  
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  
士大夫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  
旋獎激如謀已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  
郡間黃緣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

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  
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遂相 今天子豈  
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事  
者益衆執事益宜如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士大  
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無  
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為和  
氣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  
及四夷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  
君有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  
之術于以永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

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  
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違而身日益不偶可  
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于王公大人之前  
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明足以  
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俯伏  
待罪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啓

賀刁祕閣啓

楊億

回潁州曾學士啓

劉筠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免奉使啓

夏竦

荅胡秀才啓

歐陽脩

謝館職啓

歐陽脩

與晏相公啓

歐陽脩

回文侍中啓

歐陽脩

回諫院傳龍圖攀違書

歐陽 脩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 脩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 脩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 祁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 祁

賀參政侍郎啓

宋 祁

鎮府謝兩府啓

宋 祁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 淑

知陳州謝上啓

張 方平

上鄭資政啓

劉 敞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 敞

上郭侍郎啓

王 安石

謝王司封啓

王 安石

謝提刑啓

王 安石

上韓太尉先狀

王 安石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賀韓魏公啓

王 安石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文選卷之五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謝相府啓

蘇 洵

賀歐陽樞密啓

蘇 洵

通倅謝兩府啓

姚 闢

賀刁秘閣啓

楊 億

群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  
該文史洞達夫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  
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非  
榮對鬼神之間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某官竹

箭貞姿天球祕寶一自翰飛南國便歷身衢奏賦  
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推慕負宸之所嘉稱群  
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益矧乃紫宸引籍  
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荐歷  
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簡求於髦碩用刊  
正於縑緙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細書之選矧  
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  
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談諧某限符竹之  
所拘揖風期而尚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潁州曾學士啓

劉 筠

伏念褊局至庸孱軀多病暗於機用動涉背馳耻  
介寵以趨風甘受嗤而擯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  
無聞猥玷綸曹仍參臺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  
工王度清夷深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涯  
矧乃金馬蘭臺名儒舊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寔  
繁孰謂鯁生更希殊進誠以哀門積疊諸寡食貧  
嚴助豈厭於直廬郤悞願補於遠郡乘穰守之方  
闕荷堯聰之俯從聚鹿本宗才懼歲籥宣期優詔  
移處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適將叙  
疑俄辱誨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巽牀之

謙旨殊匪為儀欣悚交懷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 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沉  
正秉彝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紬繹惟深貫萬物  
之儀臣隣有翼曩屬先朝違裕臣黨興姦密嘯群  
邪陰窺時柄允繫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綜  
多辟虹氣由是霽止霄塗為之密清精貫三辰賴  
深百辟終以洽聞飛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處  
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冲掇榮悴之交人言無間  
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既明巨慝咸露狐鼠

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譖人協氣雲翔皇朝電照澄  
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渥  
慰藉良厚毗倚增隆哀安涕洟念深于王室謝傳  
憂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  
至公來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  
而刊美洪惟高範絕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  
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  
歸於埏鑄

免奉使啓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

幣寔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  
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  
聞禁侏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  
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荷兩宮之大  
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  
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利於摘山闕言心  
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不辱  
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荅胡秀才啓

歐陽脩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

下或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  
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  
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  
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  
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  
亦將不及既一慙之不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  
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  
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  
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以必爭苟終  
身之不回雖一眚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

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  
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  
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  
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啓

歐陽 脩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  
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  
章下至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  
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  
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

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才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姿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

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弃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書

歐陽脩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

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  
恩知不為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  
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  
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  
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  
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  
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  
宗師尚屈藩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  
興企望旄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啓

歐陽 脩

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太師侍  
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  
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  
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者哲是惟 先帝之臣  
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  
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  
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  
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抑曲示誨言趨賓祀以無由  
積感悰而徒切

回諫院傅龍圖攀違書

歐陽 脩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叙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潁州通判揚虞部書

歐陽 脩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

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欵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以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 脩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革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

任而姑副側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况於庸  
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  
懶顧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缺寢興之問  
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  
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清霜  
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摠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  
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邇臣以本  
兵柄部分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其兵不關於公

府承流寔失草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  
世基厚德天畀大猷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  
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烝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  
然德有重傲運無常安遼種寒盟羗酋盜塞保障  
回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上意尤注時  
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日布焜  
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杼杼方且坐料脫敵陰  
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  
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竒遂倚先幾之勝奮  
庸有待訂美無倫某適縮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

下私慶叢矜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官雖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昏會河朔艱食縣官之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之地遺秉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遁條見效者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待趨竚追鋒之還至于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世司徒紹鄭人之

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接游從久棲蔭映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

祁

仰對明緡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應力於藝文不應強以軍旅比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菽無治言狀方襍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遷進領博陵深控幽朔營屯晉集亭鄣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更於事哀衆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

為劇藩當待賢牧寧茲鯁懦再忝僉俞伏以某官  
明惣庶官輔興邦緯廣十取五之路收百有一之  
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戎所賴  
虜運百年天聲萬里成餘臥鼓之息城無早闔之  
虞操筭可制豪桀之驕持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  
為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  
令入竹萬箇甘贖罪於曠官埏冶不私悒懣知所

賀參政侍郎啓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函  
德之厚剛中而明旅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教

用飭民瞻天賜者明俾輔王室果咨魁壘之彥入  
佐調燮之宜追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  
斜陰推雲崇朝澤有餘潤赫蹠行下薦笏歡聞祁  
方守塞防側聆恩冊振構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啓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  
分榮不償慙伏念祁為術空單稟生庭怯叨華禁  
署謬籍絳筵惟孤拙以自持無將說而為助年將  
壯邁疾引衰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  
無廢人料自閑州受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

帥而許遷敢留于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  
邦善育為上亟言齒擢誤加庸底思報竊以河朔  
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徂承平  
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饑之餘廩帑常乏馬不充士  
官靡值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交  
相為患未知所圖伏惟廟謀深體邊務時隄于未  
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  
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矜危戀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

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

惟某官直德閱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  
陟降三階綢繆四近扶掖於帷牆之近啓發睿謨  
燮熙於鼎鼐之和揉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若  
晦發為經綸而迭使不煩士鑒攸歸王室是賴固  
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兵役之騷邊屬廟謀之  
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從斫案定疑則師有必  
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眷攸先恩章  
果沛諗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及此歲  
陽之變若時拜袞未曰疇勳姑以遵漢傑之奇成  
遲周時之凱入諏王體以為急非私抃之敢謠婦

門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違賓館之趨  
企戀忻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啓

張方平

大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  
封承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  
濫領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為脩散財之用荐更臺  
閣之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宰之饗  
風簫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  
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  
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

采通於百志燮友周於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  
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鈇刀聊施於一割  
所憂駕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資政啓

劉敞

邈遠符光亟遷歲籥晞虹蜺之隆耀渴江漢之清  
流心如旌搖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  
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  
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於  
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  
回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罭之詩咸思衮服

矧惟注意固亦匪朝啟閣於知人幸守茲土誠陶  
鈞之遠及趨榮戟而無緣仰冀上為廟朝益綏福  
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  
物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  
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  
庸擢從講闈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  
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  
之化隆作廈之功至和平分群力並用不愛美錦

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  
者以處遠為累事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苟微冒  
寵思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  
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銘之私

上郭侍郎啓

王

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  
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  
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于茲歷年無狀安全者  
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維  
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

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  
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  
上悃悃發中臨啓怔忡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啓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  
合於古人而固陋顯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  
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  
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  
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  
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

又調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  
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值使  
車按臨州郡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  
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  
仰殊長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  
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為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筭之用

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  
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  
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  
去離遂曰䟽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  
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書之聚或以為煩方隨  
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  
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  
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  
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  
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闕即趨墻屏其為感

喜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  
石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  
名節詎勉仕宦聊盡為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  
庭之數來佐郡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  
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得其宜辭得所  
欲未遂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  
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  
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問苦聽斷之煩自非

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  
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  
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  
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比賴未期望履尤  
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啓

王

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  
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  
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  
惟某官受天秀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

冠乎近代典司密摠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  
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  
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耻  
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  
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  
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  
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  
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  
亮三世救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

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  
方又為特美安石久於此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  
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  
於高閥非敢忘於舊德遯聞新命竊仰下風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  
宮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  
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昭懋賢業寅  
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  
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

志實激貪風未即披陳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幾致仕議臣雖願其  
留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翫取道阻長  
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寶相茂惟興止休有福  
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  
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  
下膏澤于民義儀二朝不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  
于將來智略之闕猶嗟于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  
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器則深

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于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伏以副疆阻閩觀上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旗及國贄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脩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載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

職寵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盖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懋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謹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儒碩學以剴靡精祲之際况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

所司匪肩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稟沉霏器能  
朽疎學承之迂闇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藐  
無賢知馳騁之奇偶濫借於計文幾躡先於辭級  
徃裨劇治趣駕屏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  
地未及承明之饜已擢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  
天子之能事東持紫橐媿云史臣之多聞敢意瞻  
獎之靡遺乃擢瑣涼于非次給北宮之禮才奉試  
言之榮答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去書林  
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氏詔文  
之舊豈容卑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

粹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  
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峻如大庭之旅萬玉  
不以珉珞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榱楠而  
後巧致繆茲舉以矜无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躋  
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頌期  
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  
未衰冀消塵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已日之私  
愚心區區未識所措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

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元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已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

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无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飢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

裁擇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共  
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  
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  
可黠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  
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荅勲勞之  
舊一歷二府遂起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  
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  
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

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願惟平昔起  
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  
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  
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  
謂未死之際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  
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  
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啓

姚闢

書局備負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寔賴於獎提脫  
去塵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

處分亦宜伏念闕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无所增益於舊學碌碌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定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草或因有損有益苟至

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而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綱踈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攸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苦心忌諱不知殆匪謀身之良術幸賴主上寬仁之厚明公保

庇之全謂罪雖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蠲深憲俾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虛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啓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代賈內翰荅蔡州錢龍圖啓

強至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強至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至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至

代謝兩府狀

強至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謝除校勘啓

強至

與孫觀文啓

強至

賀致政少傅啓

強至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頌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軾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賀楊龍圖啓

蘇軾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賀呂副樞啓

蘇軾

賀文太尉啓

蘇軾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荅試館職人啓

蘇軾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賀范端明啓

蘇軾

上參政侍郎啓

王安國

賀諫院舍人啓

沈括

賀蔡密學啓

張載

謝館閣校勘啓

林希

謝中制科啓

蘇轍

賀河陽文侍中啓

蘇轍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今足下順先典貺襄書禮以賢似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昏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襄不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啓

強至

承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之外邦未列慶函首紆榮牘矧本朝之雋老寔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俛膺華選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思得正人匪

朝升用伏望爲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伏審茂對制思榮路法從側聞異數切抃丹衷於  
皇聖辰若攷古道繩系朝之遐武敬二閣以右文  
倬彼天漢之昭回揭爲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  
白祕厥宸篇之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  
座之清問出則扈德車之順游唯特傑材乃稱華  
選伏惟某官氣涵渾厚道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  
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方司朱邱之裁牋  
聽禹啓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纘服首擢東藩之舊

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盛會弼  
暮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邕元猷抑輿情之所致  
未脩慶問先貺珍函過異枉辭益銘謙矩永言感  
擇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峻辟書案上終無異於孱  
庸自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棟  
懦衷切以陝服以西雍都爲劇帥壓五路兵雄萬  
屯從來長人得自選士雖拍麾一定但專委於文

書而綏御兩間亦與聞於論議叅是幾事要之傑  
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馳州縣唯簿書期會之  
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曾試乃冒從軍之  
選殊垂責寔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僥慶而及此  
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必行存  
心獎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䟽矧至再三短  
能絕跂於高明寧禪萬一第堅素守益攷舊聞持  
經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  
功名庶幾立身以報知已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 至

被命中宸效官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踐  
牒不時懼黷高明之聽仰推坐鎮俯順生經恭以  
某官亮節在廷懿文表世早紓賢業自結主知陞  
諫署之華班兼樞庭之祕直中外荐歷明哲推均  
父母一州猶鬱於清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  
推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垓北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代謝兩制狀

強 至

祇奉明綬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  
恩驟如庸品切以爲國領計湏官得人饋輸中都  
不脫民而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

長乃名宜職苟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無堪瘵官  
有素江淮易任曾靡寧居金穀主謀恍迷舊習豈  
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  
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汚滯矜憐介愚寔聞當辰之  
聰遽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永矢  
捐軀仰酬知已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強至

易甚難之選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  
閣云初眠事已懼隳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惟

北土漕權之劇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繇頻年水  
沴之餘顧民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  
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能老於金穀之要術  
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者器無所容技有俱短  
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可爲大河以東全  
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輸將治狀絕稱曾  
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惟朔陞最  
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  
復此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  
公首贊萬微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揅舒以後

效之足求靡尤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  
於將來遂俾拙踈訖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  
屬封弗顓聚歛之能兼拊凋罷之俗固有貳事少  
酬大鈞

謝除校勘啓

強至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寔昌聚書  
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  
源深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  
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裨官以芻蕘而弗遺  
詞賦比博奕而蒙幸采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

爲空廣內之策加倍而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  
夷複重筆削譌繆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  
校讎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  
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辯雌蜺  
之爲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塵能宿職安世  
默識乃爲得人伏念放生質晦冥天機黥淺染人  
僞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荏苒過壯性  
不傷物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  
曩者拔自邊邑擢處郊庠經汎爲通非有專門之  
效器不周用動詒方枘之譏先皇帝志在育材

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崔駟賜劍猶存尚  
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肩所貴  
莫邪干將爲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然  
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惟瓠落  
甘觸報聞豈意厖思橫加弱植委蛻塵滓濯質清  
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失  
五而在茲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  
綸帝載斡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  
事舉蓋曲盡於所長底是庸虛冒于甄錄謹當思  
浚明之成德勤竅啓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爲脩臨  
淵履水而申誠桑榆之景尚冀於晚收菅蒯之微  
無忘於代價上酬洪造次荅厚知

與孫觀文啓

強 至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  
此簡書居積道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啓處用康  
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  
倜儻扶義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  
夫倚伏之效巧歷猶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  
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  
言仲華之賢亦曰禡龍章而無愠矧以全德邁衆

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逍遙而自得推  
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  
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啓

強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宮六傳之貴保安  
車賜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某官全德  
邁種英猷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懷王室繫股肱  
而是賴雖大雅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存  
功名付之天道由是辭台鼎之機任即侯服而偃  
藩貌體之隆固弗遺於黃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

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遙於物外揮金之樂不  
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廣德竹帛所載今昔  
同符政聞英聲側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長者之  
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既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  
聯領奧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  
自承擁傳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鉉自寤未  
遑緘候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惠存之問聆布條之  
伊始惟善俗之有方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某

官與學敏識峻節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爲來者之  
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謠於民言臺蘭之模凜乎肅  
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遽膺半竹之行昔者由御  
史而爲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  
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  
出守聊爲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  
之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允爲孤拙之庇  
適臨敲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  
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  
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  
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  
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  
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  
不深明 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  
竒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  
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  
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

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  
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  
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  
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  
軾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  
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  
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  
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  
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  
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

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夫越  
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  
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  
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通問獻言誤中久虛之  
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  
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  
司之不公故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  
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

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寔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求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

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  
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盖伏遇某  
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一  
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  
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  
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  
今爲許國之始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竦動觀聽咸  
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

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  
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  
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  
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  
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  
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  
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  
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  
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  
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

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  
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  
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  
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寔識官冗必將舉  
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  
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  
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  
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

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  
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廡共增慶慰  
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  
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  
靡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  
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  
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  
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  
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  
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  
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

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才不器  
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  
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  
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  
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  
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  
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  
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啓

蘇

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

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  
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  
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先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  
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  
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  
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  
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  
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  
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  
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

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  
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  
寔倍倫等

賀文太尉啓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  
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  
惟德度宏遠故契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  
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  
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  
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

黃髮而亮武王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  
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  
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  
有限趨侍無緣踊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  
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  
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  
耀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頽靜樂之難名笑妄  
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

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  
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  
薄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鈇少荅非常之遇息黥補  
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蘇

軾

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  
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寔爲風俗隆替  
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  
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  
成風楊綰用而滛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

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  
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 今朝  
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  
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  
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  
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  
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  
溝中不顧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  
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  
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

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  
尚在矜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  
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  
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  
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荅試館職人啓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  
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  
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  
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

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  
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  
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  
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  
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  
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擣藻之不稱  
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  
報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

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  
誰副橋公之約官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  
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  
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  
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  
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  
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  
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  
盡

賀范端明啓

蘇

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寔遂安車之  
養仍推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  
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  
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  
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  
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  
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  
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  
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  
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啓

王

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縉  
紳協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  
經綸盡聖賢相濟之成効是繫丞弼之重以底神  
人之和蓋內揆百工坐弭瘵官之患不外釐四鄙  
默銷猾夏之謀疇咨中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  
千齡之胥契聳億姓之具瞻恭惟某人文妙於古  
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制作若出間暇議  
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聲播在夷貊  
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士發稽  
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品  
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嘘枯引  
望門闌但馳悃幅

賀諫院舍人啓

沈

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論歸美竊  
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寔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  
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  
物變之微贊指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思  
懇惻隱民疲俗之變心申制簡武夫悍卒之奪氣  
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

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茲惟鼓舞之盛事矧欲流  
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席真賢上副明主  
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兼來百善之  
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形於  
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寔稟素心謇  
諤霜臺耻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  
絃絃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  
來之法振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措紳交頌  
燦然述作將建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三代之  
業盛際甫期於登贊庶休行被於康功雅辱眷存  
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祇  
益感銘之寔

賀蔡密學啓

張載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  
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  
篤寔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  
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  
勤浮議不能搖巨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  
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  
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

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  
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接使大患遽銷  
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  
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  
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卒莫不繫之旌旆在秦  
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  
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檐石之儲  
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  
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已任蓋  
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

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啓

林希

備負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  
而終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覩顏無措恭惟  
本朝右文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  
遠侔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祕閣  
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畷俾資校讎百年之間  
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錄猶品類叅差之不  
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條目積有朽漬  
寢忘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定就給筆

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  
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  
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所黃  
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蠹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  
士於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游職  
業得惠意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  
奏課例進職名方其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  
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預集賢之才召踰朞月  
遽講閱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比茲再至功已垂  
成計其舊勞已寔何有矧以平時著令先進諸公

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第等然  
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獲  
異書未過蜀人安知竒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道  
家之蓬山脫鈎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併爲  
僥倖徒速嘲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  
守司徒侍郎台衡舊德社稷元勳鴻鈞運手至和  
以無弃物菁莪喜手樂育罔有遺才得由下邑之  
卑擢陪諸生之後良以寅緣之舊迄茲亨會之成  
遂俾陋愚獲被嘉寵雖遠施者不以其報而自知  
者所以爲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祿石渠號稱

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楊雄得久於其中况  
今簡帙甚繁鉉槧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其  
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寔亦終老庶幾自娛譬  
夫就市閱書委身為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  
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啓

蘇

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群起子奪相乘不意聖  
恩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  
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  
堪轍生於遠方有似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

彊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  
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迨尋策  
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  
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  
又念利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  
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  
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  
畏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  
介之賤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  
憤排為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

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爲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爲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爲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爲之深言抑其群臣亦將有所不悅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

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矐矐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寔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